



麦塔斯在给读者售书签名

《血腥的器官摘取》

作者之一——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·麦塔斯 (David Matas) 近日来到温哥华，为推广新书举行签名售书活动。麦塔斯的演讲和新书获得听众和读者的强烈反响。签名售书活动于 2010 年 6 月 2 日晚上在温哥华市中心公共图书馆举行，许多市民慕名而来。麦塔斯在演讲中介绍了他和另一作者——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·乔高 (David Kilgour) 所做的独立调查的起因、经过和最后得出的结论。在场听众十分专注地聆听演讲，并在之后继续提问求证。他们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表示极大的震惊和愤慨，对麦塔斯和乔高的义举表示赞扬和敬佩。

麦塔斯说，“调查之初，我们是否定的态度的，不相信、不希望确有活摘器官的事情存在，但随着调查的深入，我们改变了看法。”

麦塔斯在演讲中指，器官移植是中共医疗机构的重要财源，在中国器官移植等待的时间非常短，在其它国家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，在中国却只需要几天。这说明是有一个庞大的提供器官的人群，为了患者的需要而随时被杀害。

麦塔斯说：当然我们不可能得到直接的证据，被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已经不在，但是我们采访了许多有关的人。接受过采访的有医院医生、病人、已出国的法轮功学员等等。中国的死刑犯人数和移植器官数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额，这些器官不是来自器官捐献者，是来自法轮功学员。

麦塔斯说：当然我们不可能得到直接的证据，被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已经不在，但是我们采访了许多有关的人。接受过采访的有医院医生、病人、已出国的法轮功学员等等。中国的死刑犯人数和移植器官数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额，这些器官不是来自器官捐献者，是来自法轮功学员。

多伦多天国乐团给观众带来法轮功真相



二零一零年六月五日，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密西沙加市节日游行，受到沿途中西方观众的赞赏。雄壮的音乐、整齐的步伐让人们感到振奋，不少观众表示要多了解法轮功，开始学炼功法。

来自北京的翟女士带着一对三岁的双胞胎男孩观看游行，她要孩子们对着天国乐团鼓掌。她对记者说：“从怀着这对孩子开始，就看到法轮功的队伍了，每次看到他们都特别的激动，感觉特自豪。他们的队伍整齐、壮观、干净。只可惜在中国大陆他们是受迫害的。其实我已开始在家看有关法轮功的书籍和学炼功了。”

在游行起点，天国乐团的成员在集体炼法轮功功法，吸引了不少参加游行的人士观看。一个“国际狮子队”的负责人过来询问天国乐团的联系方式，他对记者说：“我想邀请他们到我们的社区去做功法演示和教功。我非常喜欢这个功法，看上去非常祥和。”



法轮功让恶者变良民



这是我们当地两位同修的故事。这故事或许能告诉您“法轮大法是什么”，为什么修炼了法轮大法的人都说“法轮大法好”。

Y 是我老家的邻居。

Y 非常聪明，但以前人品极差，吃喝嫖赌、坑蒙拐骗无所不干。他在我那里的酒厂做销售员，经常私自扣留客户货款，所以八十年代就是我们那里远近闻名的“万元户”了，家里还盖起小洋楼。

后来酒厂垮台了，他又学会了用酒精勾兑水、做假酒的行当。招聘山里的农民替他卖酒，还让他们骗买酒的人说是农村自家酿的米酒。很快就成了暴发户。此后经常一掷千金，夜不归宿，妻子因此闹着要跟他离婚。

上个世纪九十年中期，法轮大法传遍大江南北，Y 也开始修炼了。

他把制作假酒的小作坊关闭了，到城里打工去了。在

打工期间，他学会了做酒工艺，回来后用大麦做酒出售。很多帮他卖酒的农民都认为他傻，放着低成本的酒不做，非要做那高成本的酒。他告诉别人：“我学了法轮功，要按真、善、忍的标准做人，就不能做假酒了。”同时他还无偿把这项技术教给同修，帮助两位失业同修解决生活问题。

更可贵的是，他把以前骗来的钱、扣留别人的钱，找到原来的客户，按金额如数退还。当客户接到钱后都诧异不已，这时他就向对方连连道歉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以前都是我做的不对。现在我修了法轮功，师父教导我们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，不能做坑蒙拐骗的事了。”

另一个故事说的是 C 同修。

C 曾是村里的中共支部书记。九十年代为了计划生育、提留款等问题，他经常领着一帮打手（转下页）

大学生遭冤狱九年 又被“六一零”劫持

【明慧网】（明慧通讯员黑龙江报道）法轮功学员齐长印，在黑龙江大学读书期间被绑架，中共邪恶之徒对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学生非法判九年重刑，非法关押在呼兰监狱。齐长印遭受九年的非人迫害，二零一零年六月二日期满，当家人去接时被告知，齐长印已经被五常“六一零”劫持到洗脑班继续迫害。

齐长印家住黑龙江省五常市红旗乡西城子，在呼兰监狱遭残忍迫害。据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五月十日消息，呼兰监狱九监区一分监区干警刘凯在任中队指导员期间，先后对法轮功学员齐长印、张健等五人进行不同程度的打骂、体罚、关禁闭等，利用犯人打骂等方式迫害。

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三日，法轮功学员齐长印、张健抵制在保证书上签字按手印，被叫到办公室辱骂，恶警刘凯（中队指导员）、陈子亮（中队长）对齐拳打脚踢，打的齐嘴唇破裂出血，额头有二道伤痕，半小时后再打骂没有结果的情况下，恶警叫来2名犯人强行抓住齐长印、张健的手在保证书上按手印。

呼兰监狱是黑龙江省重刑监狱，这里关押的80%到90%是无期，死缓犯人。自二零零一年开始成为一个集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狱，前后共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有数百人，几乎每个法轮功学员均遭到不同程度的体罚、殴打、辱骂等方式的迫害。为了达到所谓的转化率，恶警专门找来各种刑事重犯，以给他们减刑、加分利诱他们，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其手段有疯狂的殴打，长时间不许睡觉，超长时间罚站、推、掰、撅，把人扔在水池里长时间浸泡，冬天把人浇湿放在窗口，还有把法轮功学员关禁闭，每天给一点点食物，还有的被绑死人床，上厕所也不给放开。所谓的“教改科”对整个监狱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转化，他们强迫所有人看诬蔑大法的录像。监狱为牟取暴利，把在押的所有人员当作无偿奴隶使用，强迫所有人超时间、超体力奴役劳动，每天早上七点干活，晚上九点或十点才收工，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。

齐长印刚脱离九年监狱迫害，又陷人间地狱，被劫持五常市所谓的“思想教育转化学校”（强制洗脑班）继续遭受迫害。

五常市洗脑班头目付彦春，除了对法轮功学员肉体上酷刑，对女性法轮功学员要流氓以外，还伙同前政法委书记朱宪福大量勒索钱财。他迫害法轮功学员时，凶狠地叫嚣：“我就是流氓，我就是牲口。”付彦春逼迫法轮功学员反复写“三书”（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），若不写，洗脑班恶人就拳打脚踢、上抻床刑（人蹲在两床中间，两手分别铐在两床上抻）迫害，用穿着皮鞋的脚踹法轮功学员的脸，踹倒后，再让起来，再踹倒反复折磨，这期间扇耳光、灌酒、电棍电击。若再不写，几个恶人就拽法轮功学员的手，强迫在他们写好的“三书”上按手印。

另，2010年6月7日，大庆天然气公司法轮功学员张鲲被绑架到五常洗脑班；2010年5月10日，鹤岗市法轮功学员张新杰在绥化劳教所被非法劳教即将期满。鹤岗市东山区专司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“六一零”授意张新杰的工作单位——蔬园乡政府将他从劳教所直接送到五常洗脑班继续迫害，对家属谎称去学习一个月后再回家。



（接上页）去抄别人的家。把超人人家的房子给扒了，家俱抬走，猪牛牵走。然后把罚来的钱拿去吃喝玩乐。当地老百姓恨透他了，经常上访控告他。

九十年代末，他修了法轮大法。这时知道以前所做的许多事是在造业，就再也不做了。上面再布置任务，如果是要行恶的，他就敷衍。后来政府强迫老百姓计划生育之事逼得太紧，他干脆辞职不干了。别人觉得不可思议，说他真憨，一年几千元年薪不要了。他坦然面对，一心在家烧酒卖。有人说：“法轮功真厉害！让那么坏的一个坏人变好了。”

在世风日下、金钱至上、道德下滑、人心叵测的现代，是谁让恶者自愿变成了良民呢？是法轮大法！法轮大法怎么好呢？这不，修炼人已经用行动给了您答案。



对法轮功学员的一切迫害是违法犯罪



《刑法》300条不能适用于法轮功学员

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年来，无数法轮功学员被以《刑法》300条（利用X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）投入冤狱，受尽折磨。但事实上，《刑法》300条根本不能适用于法轮功学员，因为法律上根本就没有将法轮功定为X教。是江泽民在1999年10月25日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第一次提出“法轮功就是X教”的说法。第二天，《人民日报》便发表了题为“法轮功就是X教”的社论。但是《人民日报》的社论不是法律。《宪法》明文规定立法权是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，其它任何机构或者是个人均无立法

权力。江泽民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没有这项权利。声称“法轮功是X教”，是非法的说法，是无法律效力的诋毁之词。

1999年10月30日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《关于取缔邪教组织，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》，是对“邪教”的认定与处罚，根本就没说过“法轮功是X教”。显然，江氏集团利用老百姓不懂法律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把戏。

用《刑法》300条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“判刑”根本就是在迫害正常的信仰自由、打击善良、助长邪恶，是真正的违法犯罪。